雲笈七籤/1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一十二　紀傳部·傳十

下一卷▶

神仙感遇傳

神仙感遇傳

吉宗老

吉宗老者，豫章道士也。巡游名山，訪師涉學，而未有所得。大中二年戊辰，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，弊衣冒，風雪甚急，忽見其來投觀中。與之道室而宿，即暝，無燈燭，雪又甚。忽見室內有光，自隙而窺之，見無燈燭而明，唯以小胡蘆中出衾被帷幄、裀褥器用、陳設服玩，無所不有。宗老知其異，扣門謁之，道士不應，而寢光亦尋滅。宗老乃坐其門外，一夕守之，冀天曉之後，聊得一見。及曉推其門，已失所在。宗老刳心責己，周游天下，以訪求焉。

葉遷韶

葉遷韶者，信州人也。幼年樵採，避雨於大樹下，忽見雷公為樹枝所夾，奮飛不得，樹枝雷霹後卻合，遷韶為取石揳開枝間，然後得去。仍愧謝之曰：約來日卻至此可也。如

其言，明日復至樹下。雷公亦來，以墨篆一卷與之曰：此行之，可以致雷雨，祛疾苦，立功救人也。我兄弟五人，要雷聲，喚雷大雷二，必即相應。然雷五姓剛躁，無危急之事，不可喚之。自是行符致雨，咸有殊效。嘗於吉州市中醉，太守擒而責之，欲加凌辱。遷韶於階下大呼雷王一聲，時中旱，日光猛熾，使震霹一聲，人皆顛沛。太守下階禮接之，請為致雨。信宿大沴雨，澤遂足。因為遠近所傳。游滑州時，方久雨，黃河泛，官吏被水為勞，忘其寢食。遷韶以鐵札長二尺，作一符，立於河岸之上，水湧溢堆阜之形，而篸河流下，不敢出其符外，人免墊溺，於今傳之。人有疾請符，不擇筆墨，書而授之，皆得其效。多在江浙間周游，好啗葷腥，不修道行，後不知所之。

于滿川

于滿川者，是成都樂官也。其所居鄰里闕水，有一老叟，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。忽三月三日，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，見賣水老人，與之語，雲居在側近，相引蠶市看訖，即邀滿川過其家。入棨竹徑，歷渠諈，可十里許，即見門宇殿閣，人物喧闐，有像設圖繪，若宮觀焉。引至大廚中，人亦甚眾，失老叟所在，問人，乃葛璜化廚中爾。雲來日蠶市，方營設大齋，頃刻之間，已三日矣。賣水老叟，自此亦不復來。

進士王叡

進士王叡，漁經獵史之士也。孜孜矻矻，窮古人之所未窮，得先儒之所未得，著《灸轂子》三十卷，六經得失、史冊差謬，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肓矣。所有二種之篇、釋喻之說，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，有所不逮焉。嗜酒自娛，不拘於俗。酣暢之外，必切磋義府，研核詞樞，亦猶劉闌之詬誚古人矣。然其咀吸風露，呼嚼嵐霞，因亦成疹，積年苦冷，而莫能愈。游燕中，道逢櫻杖棕笠者，鶴貌高古，異諸其儕，名曰希道。笑謂之曰：少年有三惑之累耶？何苦瘠若斯？辭以不然。道曰：疾可愈也，予雖釋仵，有爐鼎之功，何疾不除也。叡委質以師之，齋於漳水之濱，三日，而授其訣曰：木精天魂，金液地魄。坎離運行，寬猛無成。金木有數，秦晉合宜。近效六旬，遠期三載爾。歌曰：魄微入魂牝牡結，陽昀陰滋神鬼滅。千歌萬贊皆未決，古往今來拋日月。受而制焉餌之，周星疹且瘳矣。乃隱晦自處，佯狂混時，年八十，殆於彭山道中，識者瘞之。無幾，又在成都市，常寓止樂溫縣。時摯獸結尾，為害尤甚。叡醉宿草莽，露身林野，無所憚焉，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。

王從玘

王從玘者，宦官也。蜀王初節制邛蜀，黎雅為永平軍，從玘為監軍判官。自是收剋成都，罷鎮為郡。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，食貧好善，不常厥居。於邛市有老叟，睨而視之曰：將有大厄，濱於死所。探懷袖中小瓢，以丹砂十四粒與之，曰：餌此旬日而髯生，勿為怪也，可以免難矣。服之三五日，髯果生焉。月餘，詔誅宦官，從玘亦在其數，人或勸其遁去，答曰：君父之命，豈可逃乎！俛首赴縶，太守哀，而上請蜀王，特乞宥之，視其狀貌，無復宦官矣。

令狐絢

令狐絢者，餘杭太守纁之子也。雅尚玄微，不務名宦。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，三日五日即一度，開室焚香，終日乃出。時有神仙降之，奇煙異香，每見聞於庭宇，因言入靜之時，有青童引入，至天中高山之上，朝謁老君，見冊命張天師為元中大法師，以代尹真人之任。初，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，太上曰：群胡擾於中原，蠶食華夏，不能戢之，尹真人之過也。再立二十四化，分別人鬼，澤及生靈，道陵之功也。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，取驗於大道。可即敕尹真登一蓮華寶臺，端寂而坐。頃之，萬景昏噎。又命道陵亦登此臺，既坐良久，則奇彩異光，種種變化，天人交暢矣。自是以道陵代尹為元中法師焉。乙未年，聞令狐之說。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，云：天師降授道法，遠近敬而事之，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，雲天師進位，近為元中法師。與令狐所說符契，論功登臺之事，一無異者焉。玄功杳冥，難可詳驗，聊以紀其異也。

李筌

李筌，號達觀子。居少室山，好神仙之道，常歷名山，博採方術。至嵩山虎口巖，得《黃帝陰符》、《本經素書》，硃漆軸，緘以玉匣，題云：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。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，用傳同好，其本糜爛。筌抄讀數千遍，意不曉其義理。因入秦，至驪山下，逢一老母，髽髻當頂，餘發半垂，弊衣扶杖，狀貌甚異。路傍見遺火燒樹，因自言曰：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。筌驚而問之曰：此《黃帝陰符》，老母何得而言之？母曰：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，少年從何而得之？筌稽首再拜，具告所得。母曰：少年顴骨貫於生門，命輪齊於日角，血腦未減，心影不偏，賢而好法，神勇而樂智，真是吾弟子也，然四十五當有大厄。因出丹書符一道，貫於杖端，令筌跪而吞之，曰：天地相保。於是坐於石上，與筌說《陰符》之義，曰：《陰符》凡三百言，一百言演道，一百言演法，一百言演術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，中有富國安民之法，下有強兵戰勝之術。

皆內出心機，外合人事。觀其精微，《黃庭》、《八景》不足以為玄；察其至要，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；任其巧智，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。非有道之士，不可使聞之。故至人用之得其道，君子用之得其術，常人用之得其殃，識分不同也。如傳同好，必清齋而授之，有本者為師，無本者為弟子也。不得以富貴為重，貧賤為輕，違者奪紀二十。本命日誦七遍，益心機，加年壽。每年七月七日，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，得加算。久之，母曰：日已晡矣，吾有麥飯，相與為食。袖中出一瓠，令筌谷中取水，既滿矣，瓠忽重百餘斤，力不能制而沉泉，及還，已失母所在，但留麥飯數升而已。筌食之，自此絕粒。開元中，為江陵節度副使、御史中丞。筌有將略，作《太白陰經》十卷，又著《中臺志》十卷。時為李林甫所排，位不大顯意，入名山訪道，後不知其所也。

劉彥廣

劉彥廣者，金陵磴壁倉人也。嘗為浙西衙職，事節度使唐若山。若山好道，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，授以道要。開元中，明皇寵異之，杖節鎮浙西，逾年而棄位泛海，遺表於船舫內。監軍使以事上聞，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，不知所適。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，於魚行遇若山，擔魚貨之。若山召彥廣至其家，門巷陋隘，蒿徑荒梗，露草沾漬，才通人行。入門漸平，布磚花卉，臺榭繁華之飾，迨非世有。命生設食。聞其尚負官錢，家內窮罄，憫之，形於容色，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。是夕，唐詣其店，置炭鐵，列火而去，謂之曰：汝後世子孫，合於仙山遇道，不宜復居小職，但貞隱丘園可也。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，其二豐產資家力。勿食珍羞，以增爾祿；勿衣綺繡，以增爾福。陰功及物，濟人之急，道之所重也。度人上品《五千文妙經》，行而勤之焉。彥廣得金，如其言償官債，營家業於磴壁。世世八九十，其孫松年入道天臺焉。

宋文才

宋文才者，眉州彭山縣人也。文才初與鄉里數人游峨眉山，已及絕頂，偶遺其所齎中，履步求之。去伴稍遠，見一老人，引之徐行，皆廣陌平原，奇花珍木，數百步乃到宮闕，玉砌瓊堂，雲樓霞館，非世人所睹。老人引登萼臺，顧望群峰。棋列於地，有道士弈棋。青童採藥，清渠瀨石，靈鶴翔空。文才驚駭，問老人曰：此為何處也？答曰：名山小洞，有三十六天，此峨眉洞，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。揖坐之際，有人連呼文才之名，老人曰：同侶相求，不可久住，他年復來可也。命侍童引至門外，與同侶相見，回顧失仙宮所在。同侶曰：相失已半月矣，每日來求，今日乃得相見爾。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。

劉景

彭城劉景，因游金華山尋真訪道，行及山半，覺景物異常，山川秀茂。見崇門高閣，勢出雲表，入門左右，池沼澄澈，嘉樹垂條，棋布行列，披蔓柔弱，其實如梨，馨香觸鼻。景顧望無人，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，未暇啗食，俄有犬子數輩，馳出吠之，競欲搏噬。景乃倉惶支梧，四顧無瓦口可投，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，果盡而犬亦去也。回顧前之宮宇，但林穀榛莽而已。時僧休與劉景友善，常話其事跡者也。

蓬球

蓬球，字伯堅，北海人也。晉太始中，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，忽覺異香，球迎風尋之，此山廓然自開，宮殿盤鬱，樓臺博敞。球入門窺之，見五株玉樹，復稍前，有四仙女彈棋於堂上，見球俱驚起，謂曰：蓬君何故得來？球曰：尋香而至焉。言訖，復彈棋如初。有一小者登樓，彈琴戲曰：元暉何謂獨升樓？球於樹下立，饑，以舌舐葉上垂露。俄有一女，乘鶴而至，曰：玉華，汝等何故有此俗人？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，可令速去。球懼出門，回頭忽然不見。及還家，已是建平中矣。舊居閭舍，皆為墟墓，因復周游名山，訪道不返。

王可交

王可交者，蘇州昆山人也。本農畝之夫，素不知道。年數歲，眼有五色光起，夜則愈甚，冥室之中，可以鑒物。或人謂其所親曰：此疾也，光盡即喪其目矣。父母愚，召庸醫以灸之，光乃絕矣。咸通十年十一月，可交自市還家，於河上見大舫一艘，絡以金彩，飾以珠翠，張樂而游。可交立而觀之，舫艤於岸，中有一青童，引之登舫。見十餘人，峨冠羽服，衣文斑駁，雲霞山水之狀，各執樂器。一人唱言曰：王三叔，欲與汝相見。亦不知何許人也。傍一人言曰：好仙骨為火所損，未可與酒，但不食十年，方可得道耳。以慄子一枚與之，令食，可交食一半，留一半在手中。遂奏樂飲酒，童子復引之上岸。忽如夢中，足才及地，已墜於天臺山瀑布之巖下，頃刻之間，水陸千里。臺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，移牒驗其鄉里。自失可交之日，洎到天臺之時，已三十日矣。可交自此不食，顏狀鮮瑩。袁以羽褐授之，使居紫極宮。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：始以神游，天上之《簫韶》一曲；俄如夢覺，人間之甲子三旬。雖云十載為期，終恐一朝飛去。詔曰：神仙之跡，具載縑緗，靈異可稱。忽詳聽鑒，定非凡骨。況在名山，今古不殊，蓬瀛何遠。委本道切加安齠，遂其棲隱。於是任其游息，數年猶在江表間。

陳簡

陳簡者，婺州金華縣小吏也。早入縣，未啟關，躊躇以候。忽逢道流，其行甚急，睨簡，不覺隨之。行三五里所，及一宮觀，殿宇森竦，旁倚大山。引之至一室內，有機案筆墨之屬，以黃素書一卷、紙十餘幅授之，曰：以汝有書性，為我書之。發標視之，皆古篆文。素不識篆字，亦未嘗攻學，心甚難之。道流已去，無推讓之所。試案本書之，甚易，半日已畢。道流以一杯湯與之，曰：此金華神液，不可妄得，飲之者壽無限窮。味甚甘美。因勞謝而遣之，曰：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。出門，恍如夢覺，已三日矣。還家習篆書，遒勁異常，而不復飲食。太守鮮梓方將受籙，頗異其事，以為神仙嘉應，判縣狀曰：方傳秘籙，有此嘉祥，既彰悟道之階，允葉登真之兆。尋復入金華山去，亦時還郡中。

金庭客

金庭客，咸通中，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，行三二十里，忽迷失舊路，匆匆而行。日已將暮，莫知棲息之所，因遇一道士荷鋤，問津焉，道士曰：此去人家稍遠，無寓宿之所，不嫌弊陋，宿於吾廬可也。引及其家，則林徑幽邃，山欲沖寂。既憩廡下，久之，烹野蔬藥苗食之。頃有扣其門者，童子報云：隱雲觀請來日齋。即曉，道士去，約童子曰：善祗奉客。客因問：隱雲觀置來幾年，去此觀遠近。答曰：自古有此觀，去此五百里。常隱雲中，世人不見，故以為名。客驚曰：五百甚遠，尊師何時當還？答曰：尊師往來亦頃刻耳。俄而道士復歸，欲留客久住，客方有鄉關之念，懇辭而出，乃遣童子示其舊路。行三二里，失向來所在。及問，歲月已三四年矣。尋即復往，再訪其蹤，無能知其處所矣。

裴沈

裴沈，仕為同州司馬。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，日晚，道左聞人呻吟，下馬披蒿萊尋之，見一病鶴，垂翼俯咮，翅上瘡壞無毛，異其有聲，惻然哀之。忽有白衣老人，曳杖而至，謂曰：郎君年少，豈解哀此鶴耶？若得人血一塗，必能飛矣。裴頗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某請刺此臂，血不難。老人曰：君此志甚佳，然須三世人，是其血方可中用。郎君前生非人，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，郎君此行非有急切，豈能卻至洛，為求胡蘆生耶？裴沈然而返洛中，訪胡蘆生，裴沈具陳其事，拜而祈之。生無難色，取一石合子，大如

兩指，以針刺臂，滴如乳下，滿合以授裴曰：無多言也。及鶴處，老人喜曰：固是信士。乃以血盡塗鶴瘡上，言與之結緣。既而謂裴曰：我所居去此不遠，可少留也。裴覺非常人，以丈人呼之。隨行數里至莊，竹落草舍，庭廡狼籍。裴渴甚，求茗，老人指一土龕曰：中有少漿，可就飲之。裴視龕中，有杏核一扇，大如笠，中有漿，其色正白，乃力舉飲之，味如杏酪，不復饑渴。裴拜老人，願為僕。老人曰：君世間微祿，不可久住。君賢叔真有所得，吾與之友，出入游處，君自不知，今有一信，憑君達之。因裹一樸物，大如羹盎，戒無竊開。共視鶴瘡，並已生毛矣。又謂裴曰：君向飲漿，當哭九族，但戒酒色耳。裴還洛中，將竊開其樸，四角各有赤蛇出頭，乃止。其叔開之，有物如乾大麥飯，因食之，入王屋山，不知所終。裴壽至九十歲也。

權同休

權同休，元和中舉進士下第，游江湖間，遇病貧窘，有村夫賃雇，已一年矣。秀才疾中思甘豆湯，令其市甘草，雇者但具湯火，意不為市。疑其怠惰，而未暇詰之。忽見折小樹枝，盈握搓之，近火已成甘草，又取粗沙，挪之為豆，湯成，與真無異。秀才大異之，疾稍愈，謂雇者曰：余貧病多時，既愈將他適，欲市少酒肉，會村中父老，丐少路糧，無以辦之。雇者乃斫一枯桑樹，成數筐札聚於盤上，以水灑之，悉成牛肉，汲水數瓶為酒，會村中父老，皆至，醉飽，獲束縑、三十緡。秀才方慚，謝雇者曰：某遭遇道者，遇亦甚矣，今請為僕役，以師事焉。雇者曰：余少有失，謫為凡賤，合役於秀才，自有限日，勿請變常，且卒其事。秀才雖諾之，每所呼指，常蹙蹙不安。雇者乃辭去，因為說修短窮達之數，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，唯汙泥中硃箸及發須，藥力不能化。因去，不知所之。

曹橋潘尊師

杭州曹橋福業觀，有潘尊師者，其家贍足，處襟大度，延接賓客，行功濟人。一旦有少年，容狀疏俊，異於常人，詣觀告潘曰：某遠聆尊師德義，拯人急難，甚欲求托師院後竹徑中苑齋內，寄止兩月，以避厄難，可乎？或垂見許，勿以負累為憂，勿以食饌為慮，只請酒二升，可支六十日矣。潘雖不測其來，聞欲逃難，欣然許之。少年遂匿於茅齋中，亦無人追訪之，亦不飲不食。六十日既滿，再拜謝焉。從容問潘曰：尊師曾佩授符籙乎？潘云：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，但未敢參進上法耳。少年曰：師之所受，品位已高，然某曾受《正一九州社令籙》一階，以冒奉傳，以申報答耳。即焚香於天尊前，傳社令名字，及靈官將吏。隨所呼召，兵士騎乘，應時皆至。既畢，令之曰：傳授之後，隨逐尊師營

衛，召命舉今無異。由是兵士方隱。又謂潘曰：可於中堂壘床為壇，設案機，焚香恭坐，九州內外吉兇之事，靡不知也。但勿以葷血為犯，苟或違之，冥必有譴。若精潔守慎，可致長生神仙矣。言訖隱去，不知所之。潘即設榻隱几，坐於中堂。須臾，四海之內，事無巨細，一一知之。如是旬日，為靈官傳報，頗甚喧聒。潘勃然曰：我閑人也，四遠之事，何須知之！嚴約靈官，不使傳報，答曰：職司不宜曠闕。所報益多，約之不已。潘乃食肉啗蒜以卻之，三五日，所報之聲漸遠，靈官不復至以亡。

一夕，少年來曰：吾輕傳真訣，已罹譴責。師犯污真靈，罪當冥考，念以前來相容之恩，不可坐觀淪陷。別授一術，廣行陰功，救人疾苦，用贖前過。不爾，當墮於幽獄矣。潘自啗葷食之後，自知已失，及聞斯說，憂懼異常。少年乃取米屑，和之為人形，長四五寸，置於壁竇中，又授玉子符兩道，戒潘曰：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，當問粉人，以知災祟源本，然以吾符救之，勿取緡錢，務在積功贖過耳。勤行不替，十年後我當復來。自是潘以硃篆救人，祛災蠲疾，赴之者如市。十餘年，少年復至，淹留逾月，多話諸天方外之事，然後別去。歲餘，潘乃無疾而終，疑其得尸解之道也。

盧鈞

相國盧鈞，進士射策，為尚書郎。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。到郡，疾稍加，羸瘠而不耐見人，常於郡後山齋，養性獨處，左右接侍亦皆遠去，非公召，莫敢前也。忽有一人，衣飾故弊，逾垣而入，公詰之，云：姓王。問其所自，雲山中來。公笑而謂之曰：即王山人也，此來何以相教？王曰：公之高貴，位極人臣，而壽不永，災運方染，由是有沉綿之疾，故相救耳。山齋無水，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，王止之，以腰巾蘸於井中，解丹一粒，捩腰巾之水，以丹與之。因約曰：此後五日，疾當康愈倍常，復三年，當有大厄，勸立陰功，求人憫物為意。此時當再來，相遇在夏之初也。自是盧公疾愈，旬日平復。

明年，解印還京，署鹽鐵判官。夏四月，於本務東門道左，忽見山人尋至盧宅，會而言曰：君今年第二限終，為災極重，以君在郡，去年雪冤獄，活三人之命，災已息矣，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，已困無憂也。翌日，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，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。自後復去，雲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，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，此時君節制漢上，當有丹華相授，勿愆期也。自是公揚歷任清切，便蕃貴盛，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，已二十三年矣。及期，命道士牛知微，五月五日午時，登萬山之頂。山人在焉，以金丹二粒，使知微吞之，謂曰：子有道氣，而無陰功，未契道品，勤更宜修也。以金丹十粒授於公，曰：當享上壽，無怠修煉，世限既畢，停還蓬宮矣。與知微揖別，忽不復見。其後知微

年八十餘，狀貌常如三十許。盧公年僅九十，耳日聰明，氣力不衰，既終之後，異香盈室。

王子芝

王子芝，字仙苗，自云河南緱氏人。常游京洛。聞耆老云，五十年來見之，狀貌常如四十許，莫知其甲子也。好養氣而嗜酒。故蒲帥瑯玡公重盈作鎮之初年，仙苗屆于紫極宮，王令待之甚厚，又聞其嗜酒，日以二杯餉之。間日，仙苗因出，遇一樵者，荷簷於宮門，貌非常也，意甚異焉。因市其薪，厚償厥價，樵者得金，亦不讓而去。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，樵者徑趨酒肆，盡飲酒以歸。他日復來，謂子芝曰：是酒佳即佳矣，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，予適自彼來，恨向者無侶，不果盡於斟酌。子芝因降階執手，與之擁爐，祈於樵者曰：石氏芳醪可致不？樵者頷之，因丹筆書符一，置於火上。煙未絕，有小豎立於所，樵者敕之曰：爾領尊師之僕，挈此二杯，第往石家取酒，吾待與尊師一醉。時既昏夜，門已扃禁，小豎謂芝僕曰：可閉目。因搭其頭，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，已及解縣，買酒而還。因與子芝共傾焉，其甘醇鬱烈，非世所儔。中宵，樵者謂子芝曰：子已醉矣，予召一客伴子飲，可乎？子芝曰：可復書硃符置火上。瞬息聞異香滿室，有一人甚堂堂，美鬢眉，紫袍，秉簡揖坐，樵曰：坐。引滿而巡，二壺且竭，樵者燒一鐵箸，以焌紫衣者，云：子可去。時東方明矣。遂各執別。樵者因謂子芝曰：識向來人否？少頃可造河瀆廟睹之。子芝送樵者訖，因過廟所，睹夜來共飲者，乃神耳，鐵筋之驗宛然。趙均郎中時在幕府，自驗此事，弘文館校書郎蘇稅亦寓於中條，甚熟蹤跡。其後子芝再遇樵仙，別傳修煉之訣，且為地仙矣。

鄭又玄

鄭又玄者，名家子，居長安中。其小與鄰舍閭丘氏子，偕學於師氏。又玄性憍率，自以門望清貴，而閭丘子寒賤，往往戲而罵之曰：爾非類，而與吾偕學，吾雖不語，爾寧不愧於心乎！閭丘默有慚色，歲餘乃死。又十年，又玄明經上第，補蜀州參軍。既至官，郡守命假尉唐興。有同舍仇生者，大賈之子，年始冠。其家資產萬計，日與又玄宴游，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，然以仇生非士族，未嘗以禮貌接之。一日，又玄置酒高會，而仇生不得預。及酒闌，友謂又玄曰：仇生與子同舍，子會宴，而仇生不預，豈其罪邪？又玄慚而召仇。既至，又玄以卮飲之，生辭不能引滿，固辭。又玄怒罵曰：爾市井之氓，徒知錐刀，何僭居官秩耶！且吾與爾為伍，爾已幸矣，又何敢辭酒乎！因振衣起，仇生慚恥而退，棄官閉門，月餘病卒。

明年又玄官罷，僑居濛陽，而常好黃老之道。聞蜀山有吳道士，又玄高其風，往而詣之，願為門弟子。留之且十年，未稟有所授，又玄稍惰，辭之而還。其後因入長安褒城，逆旅有一童子，十餘歲，貌秀而慧，又玄與語，機辯萬變，又玄深奇之。童子謂又玄曰：我與君故人有年矣，省之乎？又玄曰：忘之矣。童子曰：吾生閭丘氏，居長安中，與子偕學，而子以我為非類，罵辱我。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興，與子同舍，受我厚賂，而謂我為市井之氓，何吾子驕傲之甚也！子以衣纓之家，而凌侮於物，非道也哉！我太清真人也。上帝以爾有道氣，使我生於人間，與汝為友，將授汝神仙之訣，而汝輕果高傲，終不得其道。籲，可悲哉！言訖，忽不復見。又玄既悟其罪，而意以慚怍而卒矣。

虯鬚客

虯鬚客道兄者，不知名氏。煬帝末，司空楊素留守長安，帝幸江都，素持權驕貴，蔑視物情。衛公李靖，時簪簦謁之，因得素侍立紅拂。妓姓張，第一，知素危亡，不久棄素而奔靖。靖與同出西京，將適太原，稅轡於靈石店，與虯鬚相值。乃中形人也，赤須而虯，破衫蹇衛而來，投布囊於地，取枕欹臥，看張妓理發委地，立梳於床。靖見虯鬚視之，甚怒未決，時時側目。張熟觀其面，妓一手握發，一手映身，搖視靖，令勿怒。急梳頭畢，斂衽前問其姓。臥者曰：張。妓曰：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遽拜之。問第幾，云：第三。又曰：妹第幾？曰：最長。喜曰：今日幸得逢一妹。妓遂呼靖曰：李郎且來拜三兄。靖遂拜之，環坐，割肉為食。客以餘肉飼驢，笑曰：李郎貧士，何以致異人？且話其由。客曰：然則何之？曰：避地太原。復命酒共飲，又曰：嘗知太原之異人乎？靖曰：州將之子年可十八，姓李。客曰：似則似矣，然須見之。李郎能致予一見否？靖言：余友人劉文靜，與之甚狎，必可致也。客曰：望氣者，俾吾訪之。遂約其日，相候於汾陽橋。

及期，果至。靖話於文靜曰：吾有善相者，欲見郎君，請迎之。文靜素奇其人，方議匡輔，遽致酒迎之。俱見太宗，不衫不履，裼衣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客見之默然，居末坐，氣喪心死。飲數杯，招靖謂曰：此真天子也。靖以告劉，益喜賀。既出，虯鬚曰：吾見之，十得八九也，然亦須令道兄見之。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，既至，登樓，見虯鬚與一道流對飲。因環坐，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。道與劉文靜對棋，須靖俱會。文皇亦來，精彩驚人，長揖而坐，神清氣爽，滿坐風生，顧眄煒如也。道兄一見，慘然下棋子，曰：此局輸矣，於此失局，奇哉！救無路矣，知復奚言。罷弈既出，謂虯鬚曰：此世非公世界也，他方可矣。勉之，勿以為念。同入京，虯鬚命其婦妹與李

郎相見，其婦亦天人也。虯鬚紗巾褐裘，挾彈而至，相與入中堂，陳樂歡飲。女樂三十餘人，非王侯之家所有也，殆若洞天之會。既而舁二十床，以繡帊蓋之，去其帊曰：此乃文簿鑰匙耳，皆珍寶貨泉之數，並以充贈。吾本欲中華求事，或龍戰三五年，以此為輕費，今既有主，亦復何為。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，三五年內，即當太平。李郎一妹，善輔贊之，非一妹不能贊明主，勉之哉！此去十年後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，是吾得事之秋也，聞之可潛以酒相賀。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，曰：李郎一妹是爾主也。言訖，與妻戎裝，乘馬而去，道兄亦不知所之。靖得此事，力以助文皇，締大業。

貞觀中，東南夷奏，有海賊以艛船千艘，兵十餘萬入扶餘國，殺其主，自立為王，國內以定靜。靖知虯鬚成功，歸告其妻，乃瀝酒東南而賀焉。故知真人之興，乃天受也，豈庸庸之徒，可以造次思亂者哉！

崔希真

會稽崔希真，嚴冬之日，有負薪老叟，立門外雪中，崔凌晨見之，有傷憫之色。揖問之，叟去笠與語，顧其狀貌不常，乃問其姓氏，云：某姓葛，第三。崔延坐。崔曰：雪寒既甚，作大麥湯餅可乎？叟曰：大麥四時炁足，食之益人，勿以豉，不利中府。崔然之，自促令備饌。時崔張絹，欲召畫工為圖，連阻冱寒，畫工未至。張絹倚於壁，叟取幾上筆墨，畫一株枯松，一採藥道士，一鹿隨之。落筆迅逸，畫蹤高古，殆非人世所有。食畢，致謝而去。崔異其事，寶以自隨。因游淮海，遇鑒古圖畫者，使閱之。鑒者曰：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。崔咸通初入長安，於灞橋遇鬻蔬者，狀貌與叟相類。因問：非葛三郎乎？蔬者笑曰：非也，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，人間安得識之？負蔬而去，不知所之。

越僧懷一

越僧懷一，居雲門寺。咸通中，凌晨欲上殿燃香，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：有一奇境事，能往游乎？懷一許諾，相與入山，花木繁茂，水石幽勝。或連峰概天，長松夾道；或瓊樓蔽日，層城倚空。所見之異，不可殫述。久之覺饑，道流已知矣。謂曰：此有仙桃，千歲一實，可以療饑。以一桃授之，大如二升器，奇香珍味，非世所有。食訖復行，或凌波不濡，或騰虛不礙，或矯身云末，或振袂空中，或仰視日月、下窺星漢。如是復歸還舊居，已周歲矣。懷一自此不食，周游人間，與父母話其事，因入道。歷詣仙山，更尋靈勝，去而不復返。

王廓

布衣王廓，咸通中，自荊渚隨船，將遇洞庭。風甚，泊舟君山下，與數人出岸，尋山徑，登山而行。忽聞酒香，問諸同行，皆曰無。良久香愈甚，路側崖間見有洞穴，廓心疑焉，遂入穴中。行十餘步，平石上有窪穴，中有酒，掬而飲之，味極醇美。飲可半斗餘，陶然似醉，坐歇窪穴之側，稍醒乃歸。舟中話於同侶，眾人爭往求之，無復所見。自此充悅無疾，漸厭五穀，乃入名山學道。去後看仙經云，君山有天酒，飲之升仙。廓之所遇者，乃此酒也。

楊大夫

楊大夫者，宦官也。亡其名，年十八歲，為冥官所攝，無疾而死。經宿乃蘇，云：既到陰冥間，有廨署官屬，與世無異。陰官案牘示之，見其名字歷歷然，雲年壽十八，而亦無言請托。旁有一人為其請，乞願許再生，詞意極切。久之，而冥官見許，即令還。其人送楊數百步，將別，楊愧謝之，知再生之恩，何以為報，問其所欲，其人曰：或遺鳴砂弓，即相報也。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。俄然而覺，平復無苦。自是求訪鳴砂弓，亦莫能致。或作小宮闕屋宇，焚而報之，如是者數矣。

楊頗留心爐鼎，志在丹石，能制反魂丹。有疰暴死者，研丹一粒，拗開其口，灌之即活，嘗救數人。有閹官夏侯者，楊與丹五粒以服之，既而以為冥官追去，責問之次，白云：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。冥官既遣還夏侯得，丹之效。既蘇，盡服四粒。歲餘，又見黃衣者追捕之，云非是冥曹，乃泰山追之耳。夏侯隨去，至高山之下，有宮闕焉。及其門，見二道士，問其平生所復，一一對答，徐啟曰：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。道士遽令卻回，夏侯拜謝曰：某是得神丹之力，延續年命，願改名延年，可乎？道士許之。後即因改名延年矣。楊自審丹之靈效，常以救人。其子暄，因自畿邑歸京，未明，行二十餘里，歇於大莊之上，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，問其故，主人之子暴亡。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，令研而灌之，良久亦活。

楊物產贍足，早解所任，縱意閑放，唯以金石為務，未嘗有疾，年九十七而終。晚年遇人攜一弓，問其名，云：鳴砂弓也。於角面之內，中有走砂，楊買而焚之，以報見救之者。見其反魂丹方，云是救者授之，自密修制，故無能得其術者矣。

薛逢

河東薛逢，咸通中，為綿州刺史。歲餘，夢入洞府，見騶饌甚多，而不睹人物，亦不敢食之。乃出門，有人謂曰：此天倉也。明日，話於賓友，或曰：州界昌明縣，有天倉，洞中有自然飲食，往往游雲水者，得而食之。即使道士孫靈諷，與親吏訪之。入洞可十餘里，猶須執炬，十里外漸明朗，又三五里，豁然與人世無異。崖室極廣，可容千人。其下平整，有石床羅列，床上有飲食，名品極多，皆新食，軟美甘香。靈諷拜而食之，又割開三五所，請以奉於薛公為信。及齎出洞門，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。洞中左右有散面溲面，堆鹽積豉，不知紀極。又行一二里，溪水迅急，既闊且深，隔溪見山川，居第歷然，不敢渡而止。近崖坡中，有履跡往來，皆長二三尺，才如有人行處。薛公聞之，嘆異靈勝，而莫窮其所以也。

余按《地理志》云，少室山有自然五穀、甘果神芝、仙藥。周太子晉學道上仙，有九千年資糧，留於少室山。山在嵩山西十七里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，又上十里，得上定思，十里中，有大石門，為中定思。自至崖頭下，有石室，中有水，多白石英。室內有自然經書、自然飲食。與此無異矣。天臺山東有洞，入十餘里，有居人，市肆多賣飲食。乾符中，有游僧入洞，經歷市中，饑甚，聞食香，買蒸餅啗之。同行一僧服氣，不食既飽。行十餘里，出洞門，已在登州吳平縣界。所食之僧，俄變為石。以此言之，王列石髓、張華龍膏，得食之者，亦須累積陰功。天挺仙骨，可上登仙品，若常人啗之，必化為石矣。

蜀氏

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，挾木弓竹矢，入白鹿山，捕獵以自給。因值群鹿駭走，分路格之。一人見鹿入兩崖間，才通人過，隨而逐之。行十餘步，但見城市櫛比，閭井繁盛，了不見鹿。徐行市中，因問人曰：此何處也？答曰：此小成都耳，非常人可到，子不宜久住。遂出穴，密志歸路，以告太守劉悛。悛使人隨往，失其舊所矣。

庾仲沖《雍荊記》曰：武陵西陽縣南數里，有孤山。巖石峭拔，上有蔥，自成畦壟，拜而乞之，輒自拔食之，甚美。山頂有池，魚鱉至七月七日，皆出而游。半巖室中，有書數千卷，昔道士所遺經也。元嘉中，有蠻人入此山射鹿，入石穴中，蠻人逐之，穴傍有梯，因上，即豁然開朗，別有天日。行數十步，桑果蔚然，阡陌平直，行人甚多。蠻人驚遽而出。旋削樹記路，卻結伴尋之，無復處所。顧野王云，天地之內，名山之中，神

異窟宅，非止一處。則桃源天臺，皆其類也。

僧悟玄

僧悟玄，不知何許人也。雖寓跡緇褐，而潛心求道。自三江五嶺，黔楚諸名山，無不游歷。每遇洞府，必造之焉。入峨嵋山，聞有七十二洞，自雷洞之外，諸崖石室邃穴之間，無所遺焉。偶歇於巨木之下，久之有老叟，自下而上，相挹而坐。問其所詣，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。叟曰：名山大川，皆有洞穴，不知名字，不可輒入訪。須得《洞庭記》、《岳瀆經》，審其所屬，定其名字，的其里數，必是神仙所居，與經記相合，然後可游耳。不然，有風雷洞、鬼神洞、地獄洞、龍蛇洞，誤入其中，害及性命，求益反損，深可戒也。悟玄驚駭久之，謝其所教，因問曰：今峨嵋洞天，定可游否？叟曰：神仙之事，吾不敢多言，但謁洞主，自可問耳。悟玄又問，洞主為誰。叟曰：洞主姓張，今在嘉州市門，屠肉為事，中年而肥者，是也。語訖別去。

悟玄復至市門求之，張生在焉。以前事告之，張曰：無多言也。命其妻烹肉，與悟玄為饌，以肉三器與之，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。張曰：游山須得炁力，不至饑乏，然後可行。若不食此，無由得到矣。勉之再三，悟玄亦心自計度，恐是神仙所試，不敢拒命。食盡二器，厭飫彌甚，張亦勸之，固不能食矣。食訖求去，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，曰：入山至其峰下，值某洞門，有長松，下有回溪，上有峭壁，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，以瓦扣之，三二十聲，門開則入，每遇門即扣之，則神仙之境可到矣。依教入山，果得洞，與所指無異。以瓦扣之，良久，峭壁中開，洞內高廣平穩，可通車馬。兩面皆青石瑩潔，時有懸泉流渠，夾路左右。凡行十餘里，又值一門，扣之復開，大而平闊，往往見天花夾道，所窺見花卉之異，人物往來之盛，多是名姝麗人、仙童玉女，時有仙官道士，部伍車騎，憧憧不絕。又遇一門，扣之彌切，瓦片碎盡，門竟不開。久之，聞震霆之音，疑是山石摧陷，惶懼而出，奔走三五十步，已在洞門之外，無復來時景趣矣。復訪洞主，已經月餘，屠肆宛然，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。自此志棲名山，誓求度世，復入峨眉，不知所之矣。

費冠卿

費冠卿者，池州人也。進士擢第，將歸故鄉，別相國鄭餘慶。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，喜費之行，托以寓書焉。手札盈幅，緘授費，戒之曰：劉令久在名場，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，以其褊率不拘於時，舍高科而就此官，可善遇之也。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，貴

其因所慰薦，稍垂青眼，公然之，發函批數行，復緘之如初。

費至秋浦，先投刺於劉。劉閱刺，委諸案上，略不顧眄。費悚立俟命，久之而無報，疑其不可干也，即以相國書授閽者，劉發緘覽畢，慢罵曰：鄭某老漢，用此書何為！擘而棄之，費愈懼，排闥而入，趨拜於前。劉忽憫然顧之，揖坐與語。日已暮矣，劉促令排店，費曰：日已昏黑，或得逆旅之舍，已不及矣。乞於廳廡之下，席地一宵，明日卻詣店所。即自解囊裝，舒氈席於地。劉即拂衣而入，良久出曰：此非延賓之所，有一閣子，可以憩息，僕乘於外可也。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，分給下處。劉引費挈氈席，入廳後對堂小閣子中。既而閉門，鎖繫甚嚴，費莫知所以，據榻而息。是夕月明，於門竅中窺其外，悄然無聲。見劉令自操彗畚，掃除堂之內外，庭廡階壁，靡不周悉。費異其事，危坐屏息，不寐而伺焉。

將及二更，忽有異香之氣，非常人世所有。良久，劉執版恭立於庭，似有所候。香氣彌甚，即見雲冠紫衣仙人，長八九尺，數十人擁從而至。劉再拜稽首，此仙人直詣堂中，劉立侍其側。俄有筵席羅列，騶饌奇果，香溢閣中。費聞之，已覺神清氣爽。須臾奏樂飲酒，命劉令布席於地，亦侍飲焉。樂之音調，非世間之曲。仙人忽問曰：得鄭某信否？對曰：得信，甚安。頃之，又問：得鄭書否？對曰：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，得書。笑曰：費冠卿且喜及第也，今在此耶？對曰：在。仙人曰：吾未合與之相見，且與一杯酒，但向道早修行，即得相見矣。即命劉酌一杯酒，送閣子中。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，即於階下取盆中水投之，費疑而未飲。仙人忽下階，與徒從乘雲而去，劉拜辭嗚咽。仙人戒曰：爾見鄭某，但令修行，即得相見也。

既去，即詣閣中，見酒猶在。驚曰：此酒萬劫不可一遇，何不飲也？費力爭得一兩呷，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，卜居九華山。以左拾遺徵，竟不起。鄭相國尋以去世，劉、費頗秘其事，不知所降是何仙也。

鄭南海紫邏任叟

鄭南海為牧梁宋，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，有紫邏山，即神仙靈境也。劉以寓居力困，欲之梁宋求救，因行諸藥肆中。既坐，有樵叟倚簷於壁，亦坐焉。主人連叱之，曰：此有官客，何忽唐突！劉斂衽而起，謂主人曰：某閑人也，樵叟所來，必有所求，或要藥物，有急難所請，不可令去。懇揖叟令坐，問其所要。叟曰：請一幅紙及筆硯耳。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。叟揮毫自若，書畢，以授於劉。書曰：承欲往梁宋，梁宋災方重，

旦夕為人訟。承欲訪鄭生，鄭生將有厄，即為千里客，兼亦變衫色。紫邏樵叟任其書呈。劉覽驚異，筆勢遒逸，超逾常倫。看讀之際，失叟所在。月餘，鄭為人所訟，黜官千里之外，皆如其言。劉即於紫邏葺居，物色求訪，不復見叟。世寶其書，巢寇犯闕，方失其所在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